

国内外医师职业精神测评的研究进展

陈灵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

DOI:10.12238/mef.v5i1.4649

[摘要] 医师职业精神是优秀医师的灵魂,是影响医师临床工作能力的重要因素;医师职业精神引领着医学前进的方向,也是医师职责的旗帜。高质量医师职业精神的测评工具是调查、分析、监测并改善医师职业精神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就国内外医师职业精神概念、教育和测评等方面的研究进展进行总结,以期为国内医师职业精神测评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 医师职业精神;测评;教育;临床医生

中图分类号: B822.9

文献标识码: A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Evaluation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CHEN Ling

Jiangsu Health Vocational College

[Abstract]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is the soul of excellent doctors and an important factor affecting doctors' clinical work ability.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leads the direction of medicine and is also the banner of doctors' responsibilities. The evaluation tool of high-quality doctors' professionalism is the premise and basis of investigating, analyzing, monitoring and improving doctors' professionalism.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progress in the concept, education and evaluation of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provide new ideas for the evaluation of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at home and abroad.

[Key words] physician professionalism; evaluation; education; clinician

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要“努力实现职业技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职业教育要求进一步提高,不仅需要过硬的职业技能人才,同时也需要这些技术技能人才具有崇高的职业精神。所以,加强职业精神教育,提高职业精神水平,实现职业技能与职业精神的高度融合,已经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价值追求。2020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导意见》),《指导意见》对加快推进医学教育改革创新,全面提高医学人才培养质量作出了系统部署。医师职业精神是培养优秀临床医师的根本需要,是临床医师更好地从事诊疗活动的基础,是构建和谐医患关系和提供优质医疗服务的前提。目前医师职业精神

培养和测评尚处在摸索阶段,本文就国内外医师职业精神测评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1 职业精神的概念

职业精神是在职业这一特定过程中逐步积累的一种意识的标准,是被多数人所认同与追求的思想品质、价值理念、道德情操。职业精神强调责任心,但职业精神的概念和内涵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的。职业精神是职业生存和发展的本质,保障着职业的神圣优越。

2 医师职业精神的概念

2.1 国外医师职业精神概念分析

医师职业精神是影响医师临床工作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就现有的国内外文献的研究表明,目前尚未有一个可被接受的医师职业精神的准确定义。英文中的“medical professionalism”是医师职业精神的来源,其中“professionalism”

一词的意思是某个体成员在某组织内工作时所展现出来的行为、态度和技术。美国内科学理事协会在1999年则将责任、卓越、利他、义务等界定为“professionalism”的要素。欧洲内科医学联盟和美国内科学基金等组织在2002年发表《新世纪的医师职业素养——医师宣言》,指出医师职业精神不仅包含良好的临床知识和技能,还包括高尚的道德品质和良好的沟通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富有人文精神、利他精神和责任心。美国外科医师学院的理解是:医师在职业活动中应该具备的医学科学精神和医学人文精神的统一是医师职业精神的内涵。

2.2 我国医师职业精神概念

我国专家对医师职业精神的界定和阐述各有不同,分别从不同角度定义并解读了医学专业精神。孟哲认为医师职业精神是医师对工作行业的独特了解和

认识,包含医师这个职业群体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王璐颖指出医师职业精神的构成是多要素的,包含在医疗工作过程中的所展现出来的人文精神、科学精神和敬业精神。陈杰认为医师职业精神的核心是患者利益高于一切,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应从了解、理解患者的需求和心声开始。陈旻提出医师职业精神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其中科学精神是基础,人文精神则是主导。在人文素养的引导下,医务人员能够规范实施医学技术,二者相辅相成。

3 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3.1 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美国的医学生职业精神教育近年来发展迅速,至今已经有半个世纪的历史。Richard L. Cruess著,刘惠军译,并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的《医学职业精神培育》(以下简称《培育》)是国外研究医师职业精神培育系统的拓荒之作。《培育》认为培育医师职业精神应贯穿医学教育的始终,将医师职业精神培育的理论与实践整合,突出以医疗实践为中心的职业精神教育,提出建立“认知学徒制”的培育模式。据报道,美国许多医学院校开设了与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相关的特色课程,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和华盛顿大学的医学院分别开设了医患关系课程、职业化与人文课程和医患沟通课程。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形式灵活多样:有小组讨论,自我反思活动和体验式学习等。同时,学校还利用名医示范发挥榜样的道德示范作用,通过宣传校训校风,组织参观生命意义展示和遗体捐赠奉献碑等加强校园文化方面的教育。

3.2 国内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

我国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最早源于《黄帝内经》,至今已有千年历史,《黄帝内经》要求医生不仅要医术高明,还要有仁爱医心和严谨医风。而现代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模式尚处于早期阶段,且我国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存在不重视、不系统、手段单一、方法陈旧等问题。目前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教育主要是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内容、方式等方面。于

晨、陈燕玲指出我国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的课程不被重视,课时所占比重偏少,且设置不尽合理,课程单一,主要依靠“医学伦理学”课程完成在校医学生的医师职业精神教育。另外,医学人文教育与临床实践脱节也是目前医师人文教育存在的问题。教育的方式方法单一,多以课堂讲授为主,启发式、讨论式等教学方法应用很少,难以引起学生的兴趣。另外,国内多采取开卷闭卷考试的考核方式评价医师职业精神的教育,难以体现医师职业精神教育的真实成效。

4 医师职业精神的测量评估

4.1 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测量评估

4.1.1 自我评价量表

国外医师职业精神的自我评价主要涉及教育和心理两个方面。在教育方面,是一种学习性的自我评价,主要指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过程或学习任务做出的自我判断。在心理方面,与知、情、意的心理过程相对应,主要指学生在一定过程中对自我的认识、自我的态度、自我的调控所做出的自我评价。2009年,E. Andrew B. Symons等修改并调整了美国医师委员会(ABIM)的职业精神量表,该量表改变了原始问卷的第二人称表述,将ABIM问卷调整为“自我评价量表”。2010年5月—2011年2月,Mohammadreza Javadi等在测评伊朗药剂师的医师职业精神时,首次使用了自我评估的问卷评价。该问卷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参与研究者的个人信息,如性别、年龄以及工作行业等;第二部分由26项具体表述条目构成,主要涉及责任、义务、利益冲突、利己主义和医师之间的关系五项维度。该研究认为伦理课程与医学课程对药剂师树立医师职业精神是非常重要的。

4.1.2 标准化病人法(The Standardized Patient approach, SP法)

标准化病人(standardized patient, SP)是指通过标准和系统的培训后能够准确、逼真和标准的模拟患者的真实情况,在临床教学中能够承担患者、评估者和指导教师三种任务的人。SP法,是指在医师职业精神的考核过程中,SP

根据自己的感受,记录和评估医师的医师职业精神。SP法由霍华德·博若斯(Howard Barrows)博士在1963年首次应用在心理学教学中。在SP法中,带教老师创设医师职业精神的评价情景,在医师在与SP的沟通过程中,SP法就以下内容进行考核:如何克服文化差异与语言沟通障碍、如何告知消极的检查结果、如何进行有效医患沟通、如何承认医疗错误、面对危机如何自救以及如何配合团队协作等。

4.1.3 P-MEX职业化微型评价作业

P-MEX职业化微型评价作业由美国东京的专家编制,是测量医师职业精神的有效途径之一,带教老师在各种临床环境中观察医师对病人例行的医疗行为,利用编制好的结构式表格,从医师对病人的态度、医师的专业知识与医师的技能三个方面进行评价,进而反馈。P-MEX的评估体系含有四个层面,包括医患关系技巧、时间管理、反应能力和职业间关系处理能力。每个层面又再细分为24个具体指标,每个指标通过非常满意、满意、不够满意、不能接受等四个评分标准进行评价。

4.2 国内医师职业精神的测量评估

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的测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现场调查的文献也较少。根据现有文献可见,我国对医师职业精神的测评全部采用了自设的问卷调查形式。2008年,叶枫等人在测量西南地区某医院的临床医师的医师职业精神时首次使用了问卷调查的方法。该问卷分为三个部分,即医师对十项基本职责可操作性的认识、医师对基本职责重要性的认识和医师对职业精神三项基本原则的重要性的认识。袁蕙芸自设问卷进行调查。该问卷包括医学人文精神和医学科学精神两个层面,从工作责任、道德良知、职业态度、工作理想和工作作风等五个方面进行评价。研究表明,在职业态度方面,认真负责和救死扶伤是必备的医学人文精神,相互平等和严谨求实是必备的医学科学精神。孔祥金等从病人角度设计了测评的问卷,他认为患者是医师职业精神最实际的受众对象,患

者是医师直接服务的对象,患者的声音是评估医师职业精神比较好的参照。患者在就诊过程中所看到的和感受到的,能真实可信地反映出接诊医师的职业精神。张海英等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中首次构建并实践了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职业精神和人文素养评价体系(以下简称“评价体系”)。该评价体系不仅在床边和创设情景情况下于门诊、临床技能培训中心等地对医师的医患沟通、病史采集和医疗应对能力等内容进行考核。同时,在岗前培训、入科教育、出科考核和年度考核时对医师职业精神进行多维度的360度考核评价。此外,该评价体系使用Min-CE,启用OSCE和DOPS等手段进行形成性评价,在实践中实行全程考核、评价,使医师对自身的医师职业精神有了充分的认识,并在实践中逐步改进并完善。该评价体系对医师职业精神的评价有全程化、连续化和系统化的优点。

5 结语

综上所述,根据国内目前情况来看,对如何测量评估医师职业精神的关注度不高,现有的大部分研究是从研究者的角度自行设置问卷进行调查,问卷的信度和效度检验缺乏,且具有很大的主观性。国外虽然有医师职业精神测评的专用工具,但是我国与国外的国情并不一样,所以直接将测评专用工具嫁接到国内也是行不通的。因此,还需不断探索与研究,制定出适合我国国情的医师职业精神测评工具和方法,以便医师职业精神的调查、监测、分析和完善工作的开展。

基金项目:

江苏卫生健康职业学院校级课题“高职临床医学专业‘六化’网格专业调研体系构建研究”(编号:JKA201809)。

[参考文献]

[1]陈昌,王笑.革命文化的案例教学创新与大学生职业精神培育的一个综述性思考[J].山西青年,2019(09):31-32.

[2]刘扬,薛涛,贾川,等.叙事医学教育促进医学生职业精神构建研究[J].科技风,2021(29):162-164.

[3]杜精晴,马跃东.新媒体时代高校医学生素质教育的探究[J].中国继续医学教育,2021,13(22):87-91.

[4]李娟.职业精神与职业道德、职业素养、工匠精神的概念关系辨析[J].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21,37(05):110-112.

[5]刘宁.略论职业精神的时代价值[J].长春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0):59-61.

[6]何飞英,廖生武.美国医师职业精神研究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中国全科医学,2020,23(08):959-963.

[7]魏依依,丛亚丽.当代美国医疗行业对医师职业精神的维护及其问题[J].医学与哲学,2017,38(15):32-35.

[8]卢丽,毛艳.国内外医师职业精神研究进展[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06):792-797.

[9]杨萍,徐玉梅.国外医师职业精神培育对我国卓越医学人才医德素质培育的启示和借鉴[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10):1293-1296.

[10]孟哲.论医师职业精神的促进因素[J].求医问药(下半月),2011(07):55.

[11]陈旻,叶丽频.加强医学伦理再教育以促进医师职业精神提升[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01):107-110.

[12]陈皓,张珊.立德树人视域下的医学伦理学教育[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9,32(11):1447-1450.

[13]杜治政.人文医学教学中若干问题的再认识[J].医学与哲学,2019,40(07):5-9.

[14]于晨,李红.医学职业精神教育及其研究现状[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5,28(02):240-243.

[15]吴海涛.我国规培医师医学职业精神现状及对策研究[D].安徽医科大学,2018.

[16]李静.指向自我调节学习的学生自我评价研究述评[J].全球教育展望,2018,47(08):48-58.

[17]陈丽丽.医师职业精神测评量表编制及评价研究[D].华北理工大学,2015.

[18]司联晶,马娇,甄怡,等.标准化病人的培训及在护理学基础教学中的应用[J].中华护理教育,2019,16(10):792-794.

[19]张海英,钱风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职业精神和人文素养评价体系建设实践与探索[J].中国医院管理,2020,40(10):94-96.

[20]王璐颖.儒家“仁爱”思想对医生职业精神建设的启示[J].医学与社会,2011(12):30-32.

[21]陈杰,许飞龙,王聪,等.医学生对当前医患利益关系若干问题的认知:医学生对医师职业精神认知的调查[J].医学与哲学,2013,34(4A):35-38.

[22]叶枫,李建,刘进,等.医师职业精神认知现状调查分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8(6):1269-1271.

[23]袁蕙芸,崔文彬,陈佩.上海部分医院医师职业精神现状分析[J].中国医学,2011(05):588-591.

[24]孔祥金,杜治政,赵明杰,等.医学专业精神的核心:医师职业责任感——全国10城市4000名住院患者问卷调查研究报告之二[J].医学与哲学(人文社会医学版),2011(03):10-15.

作者简介:

陈灵(1989-),女,汉族,江苏苏州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医学教育。